

<<浮年锦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浮年锦记>>

13位ISBN编号：9787511329639

10位ISBN编号：7511329632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郑乔尹

页数：243

字数：12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浮年锦记>>

前言

我的青春在法国——巴黎2555天 这朵玫瑰7岁。

刚来巴黎那年，他送我的。

它一直倒挂在墙角，渐渐风干，定型，然后落满灰，凝缩成一枝不会动的记忆。

回忆仍活色生香，浸泡在阳光里，飘在风中，淋着雨，覆过雪；枝头绿芽萌发，枝叶浓郁，落叶金黄，枯叶腐烂在泥中；塞纳河的水位年年有落差，水底月亮浮上来又沉下去；朝霞洒在水面，晚霞铺于水底；富人区的玫瑰，贫民窟的垃圾；夏天的音乐节，冬天的圣诞日；头发长了又短、短了又长，年年新衣换旧裳；时有与名人擦肩，时有流浪汉紧紧跟随；总统的誓言，孩子们的笑；城内，花砖路铺向教堂；城外，铁轨蜿蜒至远方……这座城，浮光流影，装着无数人的梦。

你来了，他还在，我们还在。

2555个日夜，我的巴黎！

<<浮年锦记>>

内容概要

一个女孩只身来到巴黎，将青春中最美好的7年浸泡在这个城市中。巴黎给了她成长和爱情，但这不是全部，就像巴黎不止有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舍大街，也有贫民窟。

你以前可能了解过“巴黎”，但未必了解“生活在巴黎”。

7年的生活体验，周遭每个过客的人生故事，相机捕捉到的每个欲言又止的瞬间——交错成文，为你呈现一个有温度的巴黎。

<<浮年锦记>>

作者简介

郑乔尹

浙江人，现居法国。

已发表若干中文及法语文章，旨在寻求用文字表达美好的情感。

浩瀚学海，不断探求中。

已出版长篇小说《翡冷翠》《蓝缕》《一念春》。

<<浮年锦记>>

书籍目录

PART 1 肚脐眼里倒香槟

巴黎是座恋爱的城市，情愫无处不在。

轻浮的，浓厚的，不经意的邂逅，以及翩然轻擦过的心动.....

初来乍到

巴黎圣母院

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

贫民窟的追梦者与富人区的玫瑰

不撞巴黎铁塔不回头

火灾

你好，神父

肚脐眼里倒香槟

卢浮魅影卢浮宫

图书馆前的流浪汉

500欧元一晚的青春

亿万富翁

地下坟墓

圣诞老人

葡萄美酒夜光杯

送创可贴的救护车

法兰西贵族

街头暴力

卖海鲜的帅哥

PART 2 男朋友，女朋友

凌晨，人群终于散尽，埃菲尔铁塔渐渐失了光，变成一堆晨曦中的铁。

在距离铁塔几公里的广场，他抱着我，要把我勒死似的，直到天空泛白。

程抱一 (Fran,ois CHENG)

不缺钱的小偷

安祖的咖啡馆

拉雪兹神父墓园

爸爸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呀？

安祖的决定，巴黎怀旧之旅

2008年5月12日

男朋友，女朋友

对不起，Tina

最接近上帝的地方

打折季节，全城疯抢

穿绿制服的老先生

钱、钱、钱

巴黎有条北京路

旗袍

PART 3 再走一次香榭丽舍大道吧

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却以为写的是另一个人。

听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有新鲜的心跳声。

<<浮年锦记>>

“以前有个男孩经常在校门口等她，不过他很久没来了，这大概也是她忧伤的原因。”

六年不见双亲面
Facebook，非死不可
病
患有抑郁症的天使
想要拯救地球的怪叔叔
露华忽变霜阵
德国同学的信
又是圣诞节
穿紧身豹纹衣的奶奶
今晚，可不可以陪我去红磨坊
卡米拉的世界
地铁里的打劫者
德国同学的礼物
隐藏在旧货市场的爱情传说
鱼先生和他的幽灵房屋
总统大选
一封信，一张支票
再见，安祖
一念爱，一念恨
毕业前夕的游戏
毕业典礼上闪闪发亮的非洲同学
另一场人生旅程的开始
再走一次香榭丽舍大道吧

<<浮年锦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自序 我的青春在法国——巴黎2555天 这朵玫瑰7岁。

刚来巴黎那年，他送我的。

它一直倒挂在墙角，渐渐风干，定型，然后落满灰，凝缩成一枝不会动的记忆。

回忆仍活色生香，浸泡在阳光里，飘在风中，淋着雨，覆过雪；枝头绿芽萌发，枝叶浓郁，落叶金黄，枯叶腐烂在泥中；塞纳河的水位年年有落差，水底月亮浮上来又沉下去；朝霞洒在水面，晚霞铺于水底；富人区的玫瑰，贫民窟的垃圾；夏天的音乐节，冬天的圣诞日；头发长了又短、短了又长，年年新衣换旧裳；时有与名人擦肩，时有流浪汉紧紧跟随；总统的誓言，孩子们的笑；城内，花砖路铺向教堂；城外，铁轨蜿蜒至远方……这座城，浮光流影，装着无数人的梦。

你来了，他还在，我们还在。

2555个日夜，我的巴黎！

那个风一样的男子 那年我22岁，他28岁，相识于偶然。

他约我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见面。

他的脸很好看，28岁，那种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气质很迷人。

天冷，他穿了一件黑呢大衣，手提公文包，匆匆赶来。

他的名字和前法国总统一样，叫Nicolas。

巴黎是座恋爱的城市，情愫无处不在。

轻浮的、浓厚的、不经意的邂逅，以及翩然轻擦过的心动……他问：“在巴黎生活有困难吗？”

我抬眸一笑，没有回答。

中国留学生大多家境不佳，他很了解中国国情。

他的手很好看，微突的指节，白净修长，透着成年男子特有的质感。

白衬衣也很整洁，纯净如见阳光下的纤缕肌肤。

可惜了……我暗叹一声。

他跟我说过，他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女朋友，在深圳认识的。

那女孩舍不得离家出国，也就没跟他来法国。

他有念念不忘之意。

嗯，还算诚恳。

如尔能负心于彼，于我必无情。

可惜不是这个问题，我再叹。

他的脸甚至可以算是英俊，身材亦有西方人的挺拔修长，围巾与大衣的搭配也很有品。

他也是巴黎白领。

可惜了……他继续说：“我想请你教我中文，这样你可以多份收入，巴黎的消费很高……”我微笑

。他想得挺周到，如果光是应聘家庭教师，我想我会答应的。

可他是在找一个女朋友，如果我没这意思，那么这工作我也不能要。

我微笑。

他很诚恳，还有点儿腼腆。

这份腼腆是出于对女孩子的尊重。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这么认为，一直到现在。

真可惜。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之间……”他比划着。

窗外梧桐成荫，满地缕日光斑，暖浮晴色。

我突然下定决心，觉得应该说明白。

我望了他一眼，说道：“谢谢你。

我一点儿都不想。

”之后彼此告辞。

<<浮年锦记>>

他的身影转过咖啡馆外的小巷，腿长长的，一方衣角翩飞。

真是迷人的背影。

才28岁，怎么就秃了半个脑袋？

唉。

贫民窟的追梦者与富人区的玫瑰 接下来的日子，我奔波在地铁4号线与11号线之间。

早晨去上学，一出地铁站，满目欧洲旧式大学区的安宁与优雅；一回住处，迎面非洲与中亚的气息，黑哥儿冲我叫：“表妹，来几根烤玉米，马伊丝，马伊丝！”

据说，巴黎的风向是从西南吹向东北，位于东北角的19区是传统工业区，历来住着劳工与平民，近年来又成了移民的天下。

我回去，房间小小的窗，窗外是临冬的萧瑟风景，几片枯叶被风携起，卷来卷去落地无依。

阿美在喝“保灵孕宝”。

恍惚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姨怀我表妹时，桌上也有几盒这样的营养液。

阿美他们在遥远的法国，租中国人的房子，去中国超市，看中国医生，替中国人打工。

华人圈的时光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我问她说，我的床垫有个碗口大的洞，能不能替我换一个。

阿美淡然：“你去路边捡一个。”

捡？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路边经常有旧家具，法国人不要就扔了，你可以去看看，有些还是能用的。”

她说，“这些桌椅和衣柜，都是我们捡来的。”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以前的留学生也是这么过来的。”

她好意，“等阿勇回来，我让他帮你去捡一个。”

“我觉得还是自己解决比较好。”

我跑了趟家具店，一米多宽的海绵床垫卖60欧元，我认为太贵，后来干脆把破床垫调个头，有洞的那头移到脚边，算是了事。

学林教头随遇而安。

阿美有时会跟我聊天，说他们的过往：“我跟我老公10年前出来的。”

当时去的是瑞士，年龄也就你这么大，年轻没想那么多啊，就觉得这个国家好，办的是留学签证，不过第一天我们俩就去打工了，学没上，只想赚钱。

“后来没法子混下去，不上学没居留只能打黑工。”

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法国，还是觉得法国的政策好，虽然仍然没有合法居留，不过打工容易些，可以生活，就是有时候要防警察来查。

我们‘黑’了很多年了。

”墙上挂着他们去年的结婚照。

阿美有些憔悴，我想阿美年轻时应该很漂亮。

他们有过宏伟的梦想，也曾付诸行动，走了那么远，可远方除了遥远还有什么？

一晃10年。

阿美决定生孩子，她说，孩子比较容易成为法国人，以后他们可以以法国公民监护人的理由，试着申请合法身份。

他们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纸合法身份，然后赚钱。

其余的，都不算什么，包括爱情。

阿美上夜班。

她的工作是翻衣料，在阴暗的地窖里重复着，一个月赚600欧元。

她还没跟人说怀孕的事，怕老板不要她。

她上班前还特地嘱咐我少用点儿电，作业尽量在学校里完成。

他们是从牙齿缝里省钱的漂泊者。

我乐得去学校图书馆写作业。

<<浮年锦记>>

皮制的桌面、光亮的台灯，比窝在不足6平米的小房间里强太多。

只是每每到点，街灯绽亮时，回去的路黑漆漆的，心里会有股莫名的不安。

一天放学，阿曼达请我去她家，同去的还有另外几位同学。

阿曼达的住处离学校只有两分钟的路，60平米的公寓，底楼，外带一个私家花园，她一个人住。

我曾问她租金多少，她说3000欧元，那时候的欧元与人民币汇率差不多是10:1，3万人民币每个月，我在脑子里过了下，觉得林教头有道理。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某课堂上，丝丽薇问大家，祖父母的工作是什么。

我这个中国人，包括日本同学、韩国同学和荷兰同学，回答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美国同学阿曼达的祖父是银行家，祖母是钢琴家。

当时我想，没有被近代炮火洗礼过的国家多幸福啊。

窗台有束新鲜的玫瑰，精心剪过枝，开得刚刚好。

空气中有香，室温恰好，人情温暖。

我们聊卢浮宫里的藏品，聊巴尔扎克，聊学校咖啡馆里难吃的三明治，也聊香榭丽舍大道著名的“皇后”舞场。

夜幕不紧不慢地拉拢，天色愈变愈浓，最后完全黑去。

阿曼达建议大家去外面喝一杯，而我赶着回去，我害怕19区完全天黑后的模样。

路口晃荡的不良少年，街角的劫匪或偷儿，暴力，刀影……这位热情的美国同学不知道我住在巴黎的哪个角落，她也不可能知道阿美的故事。

我到底没有久留。

待我到家时，听见丝丝缕缕的啜泣声，压抑、绝望地隔着门飘来。

哭声若隐若现，我一度以为是错觉。

阿美大概10年没见家人了吧。

她快生了。

我记得，那晚的风声特别凄凉。

你好，神父整个上午都昏昏沉沉的，脑子里不时晃过盈盈缠满纱布的脸、香街漂亮的房子、医院晦暗的走廊和安祖的话，以及自我想象的四处乱窜的火苗。

金基男同学在我面前坐下。

他说：“我去过中国，在西安学过一年中文。

”小小口音，中文说得还算漂亮，他有点儿语言天赋。

我用法语客气道：“才一年就说得这么好。

”他很高兴，开始骄傲：“其实一年不到。

”“很了不起呀。

”我还是用法语回答。

他问：“跟我说中文吧，我全听得懂。

”我笑：“现在大家学法语，多练多说。

”我才不会给人当免费的中文陪练员。

金基男想了想，说：“我在西安的时候，那里的男人几天不洗头，头发很油，像个饼一样压在头上。我的几个朋友都这样子，天天去网吧。

”“都这样子？

”“嗯，都这样子。

”他肯定之余，还点点头。

我说：“韩国女孩都很漂亮。

”他有点儿不自在：“哪里都有漂亮的人啊。

”“不，”我很严肃地摇摇头，“都很漂亮，每个都漂亮，都这个样子。

为什么呀？

”朴同学也很漂亮。

金基男气馁，挪回自己的座位。

<<浮年锦记>>

阮神父冲我神秘一笑。

上课，丝丽薇说今天大家选班长。

我当时累，竟趴在桌上睡着了。

阿曼达、关、小夜子她们一个个指着我，开我的玩笑：“老师，乔尹当班长挺好的。

”朴同学把手举得高高的，想自荐没成，我帮她：“朴同学挺适合的。

”丝丽薇说：“大家都选你，那就你吧。

”班长的任务就是帮老师收作业，和组织活动。

这时，朴同学举手：“老师，她不合适。

”所有人都看着她。

阿曼达撇撇嘴：“这女人真麻烦。

”丝丽薇岔开话题，没理她。

不料当天下课，不知道金基男跟朴同学说了些什么，朴同学恶狠狠地看着我，她的法语口音本来就很重，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但眼见要起冲突。

她朝我扔了本书。

这时，阮神父出来当好人。

他的法语也不太好，说得很慢，很有耐心地解释，非常温柔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劝说。

金基男早逃了。

朴同学第二天就换了班。

“神父，”我问，“我没做错什么吧？”

”阮神父摇摇头，说这点小事不要放心上，要学会宽恕他人。

还说要是我心情不好，他可以陪我在学校里逛逛。

阮神父跟我一般年龄，虽是神父，稚气未脱，走着走着，拿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起来。

他会写“阮”这个汉字。

他来自越南南部的一个富裕家庭。

阮神父说：“我爷爷会写很多汉字，我就不行了。

”而我的好奇心始终在于他为什么会选择神父这个职业，我直接问：“你谈过恋爱吗？”

”他点点头。

他说那女孩的家境很不好，他妈妈不同意这门婚事。

后来那女孩嫁了别人，他当了神父。

寥寥几句，云淡风轻。

我想象着，他们那时一定很相爱。

我多想问：“为什么不争取呢？”

”也许是争取不了的事。

他跟我说他的家乡，稻田，河流，他母亲的生意铺，越南女孩漂亮的长衫，温暖的冬天……他画了很多个“阮”字，然后扔掉树枝，问：“你现在心情好些了没？”

饿不饿？

我请你吃饭。

”我兀地想起盈盈还在安祖家里。

跟阮神父告辞，他挥挥手：“明天见。

”他也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巴黎。

肚脐眼儿里倒香槟 落地窗，结着几挂大窗帘，移灯剪雨飘过一行愔愔帘影。

时值午夜。

盈盈的纱布拆了，全身上下只有额头烧伤，不知道医生为什么把她全身缠了个遍。

安祖帮她申请了学生宿舍，运气好，只有一个名额，而且下周就可以搬进去。

我还不知道有学生宿舍这个福利。

盈盈悄悄对我说：“他真不错。

”安祖要去照顾他的咖啡馆，经常很晚回来，有时候让他妹妹去，他就在家陪盈盈。

<<浮年锦记>>

我见过安祖的母亲，四五十岁的女人，个子不高，烫着很卷的黄发。

在她眼里，我们是鲁莽的闯入者，在我眼里，她是一个冰冷的女人。

她极少与安祖说话，只有她与现任华人丈夫生的女儿、安祖的妹妹丽姿在一起时，才表现得像个母亲

。我们是闯入者，安祖也是。

而这房子是安祖的亲生父亲留给儿子的财产。

已经很晚了，地铁关闭。

我窝在沙发上陪盈盈聊着，盈盈很快睡去，我无聊地换着电视频道。

电视里出现一个裸女，然后出现一个裸男，蜡烛、鲜花、朦胧纱帐，他们在做着人类繁衍必行的工作

。这时，纱帐旁出现另一个女人，衣装齐整，相当优雅，她解说各种姿势的优劣，每种姿势不同的愉悦点。

裸男和裸女随着她的解说，当场示范各种高难度动作，叠加、纠缠、倒立……两人只露肌肤，没有声音。

背景音乐轻柔舒缓，飘着烛影。

当裸男再次把裸女举起来时，安祖推门而入。

他敲过门，不过我没注意，门虚掩着。

他叫我出来，问我要吃什么夜宵。

我干脆直接问他：“这节目天天有吗？”

”他笑，说周末才有。

因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这类教育节目，觉得新鲜。

安祖说他看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集，是男人把香槟倒进女人肚脐里，然后一点点喝掉。

我想，如果有故事情节就好了。

这是我第一次跟异性聊这事，当成学术般探讨，也许夜半思绪奇特，丝毫不见尴尬。

他们的性教育很早很全，此类事见怪不怪。

而我的初中生理课，有关女生“月经”的章节，生理老师都不好意思讲解，直接跳过去。

指针滑向后半夜，香榭丽舍大道静悄悄的，路灯煲着光，抛洒下霜色无限。

我们慢慢踱着，踱过LV商厦，围着凯旋门绕了个圈儿，一丛丛树影贴在地面，花砖路经典迷人。

路旁一辆车微微地震着，有情事。

有意思的是，两名警察往车边走来。

我们闪到一棵树后看热闹。

一名警察凑近车窗看了看，然后对他的同事说：“常事。”

”他们开了几句玩笑，走开，没有打扰车里的男女主角。

车继续震着。

这还是冬天，夏天的香街岂不更灿烂？

这般香艳的巴黎。

<<浮年锦记>>

后记

喂，你在法国有没有受过歧视？

我曾陆续接触到类似的疑问：“你在法国到底有没有受过歧视？”现在也不断有人拐弯抹角地、试探性地问；我想将来肯定还会有人问起。这个问题可以衍生出许多相似的疑问，例如“法国人到底对中国人有什么看法”，“他们喜不喜欢中国文化”，“在法国人眼里，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呀”……某高人问我：“台湾到底在哪儿啊？”

” 细细数来，好大一部分跟政治有关。
政治太高深，我不懂，我只关心超市里黄瓜番茄的价格。
我翻了翻词典，“歧视”解释为：不平等地看待。
怕就怕人家对你没什么看法，自己先在高鼻深目金发碧眼之前短了气势。
那好吧，在这里浅浅论之，这个“在法国有没有，会不会受到歧视”的问题。
如果把欧洲比作中国(两者面积差不多大)，那么法国人就相当于中国的上海人。

我指的是“优越感”。
在好莱坞电影里，一涉及欧洲的镜头，埃菲尔铁塔马上出现，可见法国是欧洲的象征。
去过巴黎，就会感觉欧洲其他地方都是乡下。
大体上讲，法国人讲究、精致、懒散，还有个用滥了的词儿：浪漫。
说真的，还不知道什么叫浪漫，词典里有两种说法，1，富有诗意；2，行为放荡。
似乎也有这么个意思。

我们总是想要从宏观上了解，却不知往往是细节微观决定看法。
喂，你在法国到底有没有受过歧视？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从小就被人歧视，从亲戚邻居开始，到学校里，再踏入社会，从家乡到上海，再到法国巴黎，歧视无处不在。

那么，你到底有没有受过很高的礼遇？
答案是肯定的。
我也受人宠爱，从亲戚邻居开始，在学校里，再踏入社会，从家乡到上海，再到法国巴黎，宠爱亦无处不在。

看人的。
在法国也是，各尽其好，只因是异族，就很敏感地把问题放大，更深层的原因来源于近代历史。
两个法国男子，同等优秀，同等迷人。
一位不喜亚洲女子，他爱的是金发碧眼的同族女郎，他爱她的高大丰满，爱她如天使般的面容；
另一位则好东方女子，“你有漆黑的眼睛，漆黑的头发，还有让人惊艳的淡黄皮肤。
我喜欢你细巧的眼角上挑出的诱人风情，喜欢你饱满柔软的嘴唇，还有柔和平展的面部轮廓，以及你幽怨神秘的回眸，这是你独有的气质，让人倾心。

” 在一条隐蔽的街道里，都可能同时住着贞妇、淫娃、道学先生和花花公子，何况是一个国家。
某人紧追不舍：“那么，大体呢，他们对中国人有什么看法？”
” 大体我也不知道，我不是统计局的，我也不能将厌恶我和喜爱我的人混为一谈，互相比较，只因他们都是法国人，这对他们也不公平。
这么说吧，他们知道中国人都是黑发黑眼。

勤劳能干。
孝顺长辈。
喜欢耍小心眼，同时又热情。
对外国人简直热情得过了头。
喜欢群居。
拥有非凡的生存能力。

<<浮年锦记>>

女人比较顾家。
几乎都是独生子女。
造假高手。
面子很重要。

他们可能忘了，在中国，懒虫寄居在每个角落，有人遗弃年迈父母，有人诚实到可怕，有人冷漠，觉得孤独感也是快感；有些女人天生适合当女人，不适合当母亲；超生游击队很多很多…… 在我们的眼里，法国人是这样的：金发碧眼。

浪漫懒散。
生活闲适。
藏独者。
多情放荡。

现任总统是个傻子。
红酒和奢侈品做得很好。
男子女子好像都很美。

我们不知道，“法国人”只是一个称呼，拥有法国国籍的就是法国人。

不光是白人，其中有黑的，黄的，棕的，混血的，黑发黑眼的，棕发黑眼的，金发碧眼的，棕发碧眼的，金发蓝眼的，棕发蓝眼，红发灰发……有人凌晨起床工作，有人为买房子再找一份体力活，有人无所谓达赖喇嘛，有人睡地铁，冻死街头；有人为情黯然神伤；歪瓜裂枣不在少数…… 在中国，你喊一句什么分裂国家的话，绝大部分不上门揍你也会骂到你皮肤发痒，举旗擂鼓扬言要发动战争的也大有人在。

在法国，你喊一句“阿尔萨斯”是属于德国的，“科西嘉岛”是独立的，他们大多笑笑，心平气和地解释说这些都是属于法国的；如果政客有什么举措，他们就紧张了，大意为“和平年代，我们用税收供奉你们；战争年代，我们用我们父亲、儿子、兄弟的性命来换取你们的政绩，满足你们的野心……”大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哲学精神。

这个世界很大，大到让人晕头转向，我无法统计那么多人的看法，无法用几句话将其概括。

无论在城市乡村，国内国外，我都收获过友谊，爱情。
他们无论是黑发还是浅发，都曾让我感动，教会我成长，帮助我消除庸人自扰的心理，用更明亮的双眼看待这个世界。

较之法国人，我们对生活背负的更多，也更顽强，虽然对世界的接受面很大程度来源于网络，我们却有着更宽容的心理，更柔软温和的世界观，因为我们有着庞大的国土，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处世观，以及美到极致的汉语言文化…… 如果还有人问：喂，你在法国到底有没有受过歧视？

答：在哪里没有歧视呢？

我们都是普通小民，收获友情，接受异议，做好自己。

<<浮年锦记>>

编辑推荐

《浮年锦记:巴黎2555天》编辑推荐：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说走就走的旅行，和奋不顾身的爱情。
如果要给它们选一个发生的地点，那么巴黎再完美不过了。
一场归期未定的七年之旅，也许早已不止于旅行。
巴黎的2555个切面，映出了一个中国女孩的倔强青春。

<<浮年锦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